廣東新語/卷2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墳語 ◄

廣東新語
卷二十 禽語

► 獸語

鳳

羅浮不見《山海經》，而《南山經》言：「丹穴之山，其上多金玉。丹水出焉，南流注於海。有鳥五采，狀如雞而文，是曰鳳凰。」今鐵橋瑤池之水，南注溟渤，穴土皆赤，而其洞曰朱明，則亦丹穴之義也。山有鳳凰峰、鳳浴潭。有異鳥五采而頭大，名大頭鳳，飛則羽聲震山谷。他若青鸞、碧雞、五色雀、山喜鵲、鵁鶄、紅裙、白練之屬，人皆以為鳳雛也，豈即所謂丹穴之山耶！凡鳥赤多者鳳，南海鳥多赤，皆鳳之族。而師曠《禽經》言：赤鳳謂之鶉，南方取象鶉火。鶉，鳳也。赤故云火也。《星經》言，南方七宿朱鳥。朱鳥，鳳也。南方為朱雀之分，鳳之所產，故諸鳥之有文采者，皆為鳳之子姓。《記》稱羽嘉生蜚翼，蜚翼生鳳凰，鳳凰生鸞鳥，鸞鳥生庶鳥。凡庶鳥皆生於鸞鳥，故謂之鵷雛。《山海經》又言：「南禺之山，有鳳凰、鵷雛。」南禺者，謂羅山之南，番禺之東也。《莊子》云：「鵷雛發南海，飛於北海。」是也。

有山鳳凰者，大如鵝雁，伏卵時，雄者以木枝雜山桃膠封其雌於巢，而留一竅。雄飛求食以飼子，子成發封，否則窒竅殺之，蓋鳳之不仁者也。而大頭鳳者卵於石，積柴封之，雛則抉石而起。鄺露云：博白淥含之山多鳳，有高三尺者，五彩冠似金杯，天晴則雙飛而出，衆鳥隨之。又有大如鵝者，尾甚長，羽聲鶯鶯，響若輪轉，諸鳥見之，斂翼俯首，伏不敢鳴。名大頭鳳。傜僮間射得之，肉備衆美。嬋娘握兵者，多以其毛為裘。或以鸕鷀羽代之，色久逾鮮，涅而弗滓。有句云： 「蠻女鸕鷀裘，庖烹鳳大頭。」

小鳳凡數種，有曰桐花鳳，丹碧成文，羽毛珍異，其居不離桐花，飲不離露。桐花開則出，落則藏，蓋以桐花為胎，以露為命者也。兒女子捕之，飲以蜜水，用相傳玩，漁洋有詞云：「郎似桐花，妾似桐花鳳。」謂此也。有曰么鳳，似鸚母鴝而小，綠衣黃裏，色甚姣麗。常倒懸架上，屈體如環，東西相穿，轉旋不已，一名倒掛子。東坡詞云：「倒掛綠毛么鳳。」羅浮梅花村多有之，倒掛梅花枝上，人至不去以為常。志稱：惠州梅花上珍禽，多倒掛子，似綠毛鳳而小，其枝亦香，俗人畜之帳中是也。有曰鳳頭雀，大小毛片皆如燕，惟頭作鳳冠而尾紅，兒女養之馴，放去一二日復來。有曰金鳳，出儋州，大如指許，身五色，冠首修尾，儼如釵上金鳳花。有曰鳳雞，毛色花斑似鵪鶉而小，尾短身圓，度之僅及荔支大，足脛微細如一發，嫋嫋欲斷。歲十月，從羅浮飛至新安田上，或至東莞茶滘，人以紅絲為網，見輒驚人，畜久馴習。然畏寒，至臘月必死，其聲頗似雞雛，故名曰雞。喉小，穀麥不能進，食惟芝麻稗米而已。多巢花萼中，亦桐花鳳之類。

鶴

南方之鶴皆灰色，白者則小，去頂二寸許毛始丹，亦能鳴舞。有水鶴，亦小，狀類白鷺。其性通風雨，有風雨則鳴而上山，否則鳴而下海，尋常多在榕樹。廣人以其頂丹可貴，故曰丹歌。有詩：「丹歌時引舞。」

孔雀

孔雀者，炎方之偉鳥也。孔，大也。鸞之大者曰孔鸞，鳳之大者曰孔鳳。故雀之大者曰孔雀也。孔雀生深山喬木上，高三四尺，通身金暈，五色層疊如錦錢，隆背細頸，口丹黃輔，有三采毛在頂，參差直上，長三四寸許，鍾會所謂「戴翠旄以表弁，垂綠蕤之森纚」是也。其文尤在尾。尾有大小，小者成以三年，大者五年。莖長四五尺，珠毛相串，翹翹然若順風揚麾，而其色多變，紅黃不定。蓋草木之精華在焉。故其金翠以始春而生，花萼榮則金翠盛，春暮花萼凋，金翠亦衰。性絕畏雨，雨則金翠損壞，猶花萼之忌沾濕也。凡獸毛如草，鳥羽如木葉，文禽羽如木之華。孔雀以其金翠當木之華，故榮茂於春而畏濡濕。其棲宿必擇置尾之所，雨至猶珍顧不復騫舉，寧為羅者所得，而不肯傷其羽毛，蓋愛文之至也。孕以音，或以影相接。音則以風，風之上下，其雌雄鳴必隨之。鳴曰都護，聲必三，三聲而其精已傳。精之傳以風，是謂風化，亦曰風胎。凡鶴以聲交，鸛以影接，而孔雀兼之，故謂孔雀與蛇交者非也。予嘗畜其二，朝則飛向人家取食，暮則歸宿榕樹。賓至，使童子呼之，翩然俱下，徘徊軒翥，顧影自矜。芳時媚景，歌管雜陳，輒喜而舒張秀毛，盼睞以舞。性好采色，喜與美人相狎。美人鼓掌或彈指，則應節

起舞。兒童衣錦綺與戲，或拍其尾，則與兒童對舞。兒童不舞，輒趁而啄之。敝衣垢面者尤啄之，惡其不類己也。謂其性妒忌，非也。故凡畜者，食必以竹實，飲必以凝露，所以養其芳潔也。臥必以細沙，所以磨瑩其文藻也。居必以文軒，所以寵異其淑靈也。性解人語，能周旋賓客。以之珥門戶焉，代童子焉，所以增長其聰明也。粵人謂其舞曰開屏，凡賓至而孔雀開屏，是為敬客。故唐詩云：「屏開金孔雀。」孔雀一名孔雉。《易》：離為雉。南方，離也，故多雉。孔雀，雉之大者也。白鸐，雉之皎潔者也。雉以文明為尚，文明在於冠帶，嶺南多冠帶之鳥。冠之高者孔雀，美者白鸚鵡、戴勝、官雊。帶之長者白練、山喜鵲。綬之華者孝鸐。孔雀頂有三翠毛，直豎如華三峰，古人製華山之冠，蓋彷之。白鸚鵡頂毛，每開則外白內黃，如千瓣芙蓉，志所謂毛花成勝也。戴勝色灰綠，大如脊鴿，顱有髻，高六七分。南海謂其雄者丁髻郎，雌者丁髻娘，陽江謂之釘髻鸕，高要、高明謂之冠髻。官雊喙距皆紅，身五采，頂有纓碧綠。處山谷中，群鳥附之，謂之山判官。山喜鵲身藍嘴紅，面臆皆黑，白腹，尾其長，如兩白帶，飛則{岡月}掛樹間。鸐，旨藟也，其綬藏於咽下小囊，每吐之，爛然文錦以自娛，一名綬鳥。

越鳥有三客，孔雀曰南客，白鸐曰閑客，鷓鴣曰越客。古詩云：「越鳥巢南枝。」謂三客也。予詩云：「天產珍禽為越客，山留梅樹作南枝。」嶺上之梅，其向南者花先發，故稱南枝者以梅當之。

白鸐

白鸐者，南越羽族之珍，即白雉也。周成王時，越裳貢白雉。建武中，南越徼外蠻獻白雉。唐肅宗時，日南徼外蠻究不事人獻白雉，皆白鸐也。素質黑章，喙丹，雄者有朱冠，背純白，腹有黑毛，尾長二三尺，時銜之以自矜。神貌清閑，不與衆鳥雜，故曰鸐。耿介不欲近人，故曰雉。雉，摯也。雌雄摯而有別，終日並遊，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，雌雄不相戲狎，若朋友然，故曰雉。雌者多朱毛白中，由朱而變為純白，亦以黑為邊襴，如水波形。其音咮々，藏喉間，甚隱而微，未嘗出諸其口。當面聽之，不知聲自何出，若在隔垣，若在屋上，如有如無，恍若琴之泛音。雌雄常相穀穀以相娛，又若擊木魚聲，幽靜可聽。暮棲枝上，則雄上雌下，類有禮者。

鸚鵡

澳門有西洋鸚鵡，大紅者內絨毛黃，大綠者內絨毛赤。每抖擻其羽，則赤者為黃，綠者為赤，表裏俱變。有純白者，五色者，翅尾作翠縹者，黃裏白腹者，皆來自海舶。瓊州

所產多紺綠，羽有極細花紋，名曰鸚哥。兒女喜與之狎，故哥之。以其如嬰兒之學母語，故曰鸚鵡，鵡作鵡者，誤也。其性畏寒，然撫摩其背則瘖，觸尾則顫，名曰鸚鵡瘴。解之以餘甘子。尋常飼以綠豆、白粳，欲其喜而多語以香蕉。五色者，能兼番漢二語。白者黑嘴、烏爪、鳳頭，撫之有粉粘著指掌，如蛺蝶翅。頂上有黃毛上聳，喜則披敷，狀若蘭花瓣，又若芙蕖，名曰開花，亦名芙蓉冠。予詩云：「不如白鸚鵡，頭有芙蓉冠。」此鳥亦能言，常側其腦視客，類有知者。其產羅浮者，大如母鴨，色玉雪，亦人舌能言。凡鳥四指，三向前，一向後。獨此鳥兩指向前，兩指向後，行則啄地，然後兩足從之。有秦吉了者，彩毛紺黑，丹咮紅耳，頭有黃肉冠，頂毛一縫如分發，午日剪舌能人言，比鸚鵡尤慧。鸚鵡聲如兒女，秦吉了如丈夫。嫩則口黃，老則口白，口白其聲更壯。又以眼為別，眼黃者金了，白者銀了，黑者鐵了。鐵了品最下，一名了哥，亦曰哵哥，亦曰哵哵。常有畜者，番酋以多金買取，哵哵言：我漢禽，不願入番。遂不食而死。其義若此。性絕惡煙。而倒掛鳥喜香煙，食之復吐，或收香翅內，時一放之，氤氳滿室。頂有黃茸，舞則茸開，亦名曰開花。花開頂上，香放翅中，輒自旋轉，首足如環以自娛。入夜必倒垂籠頂，兩兩相並。亦間能言。身嫩綠色，額大青，胸間有朱砂一點，小如鷓鴣，出瓊州。予詩：「已食沉水煙，復藏雙翅內。時放煙氤氳，幃中香久在。」又云：「黑潤與黃沉，持薰倒掛鳥。不教雙翅間，收得香煙少。」其出西洋國至澳門者，以銀十字錢四五枚，可易其一。性極嬌柔難畜，飯以香稻，飲以荔支之漿，毋見塵埃風日，愛之至必養之潔，與秦吉了皆鸚鵡之族也。

五色雀

五色雀，產羅浮山，比鸚鵡而小，羽儀四時鮮明，未嘗氄毵。一雀二色或五色，其大絳者君也，朱藍相間若朝服者大臣也。飛則數千百為群，不雜他鳥，而以兩鐵冠烏色者司進止。有賢人入山則出見，一日數集，如數朝，山中人謂之小鳳。白者大如鳩，素表黃裏，獨見亦以為瑞。《異物志》謂：山神使木客鳥迎貴人。即此雀。餘襄公云：羅浮有五色雀，非時不見。若士大夫將遊，則先翔集，庵僧以為候。蘇文忠嘗至儋州，五色雀來集庭下，客見而異之。文忠舉酒祝曰：若為吾來者，當再集也。已而果然。楊文懿云：鸞　　近乎仁，五色雀近乎智。以賢人為貴，人亦貴之。故今入羅浮者，必求一見五色雀與大蝴蝶，不得見以為愧恨。《異物志》又云：木客鳥大如鵲，數千百頭為群，飛集有度。其白黃文者君長，有翼有綬。飛高而正赤在前者曰五伯，居前正黑者，鈴下緋色而赬雜者功曹，左脅有白帶似韝囊者主簿。廬陵郡東有之，即五色雀也。今產羅浮者，則以鐵冠為長。文忠在海南見者，以兩絳者為長，進止必隨。文忠詩云：「粲粲五色羽，炎方鳳之徒。青黃縞玄服，翼衛兩綬朱。仁心知憫農，常告雨霽符。」是又能預報陰晴，

不特迎貴而已，斯真可稱靈禽。嶺南花鳥，與中州不同，而羅浮花鳥，又與嶺南不同，浮與羅又復不同。羅浮固珍禽之藪也，而五色雀尤異，一名子弟雀，俗稱精致者為子弟。又以此雀從其長者如師，一依進止，尊卑有序，如子弟之恂恂也。又名五姊妹，數千百同巢共哺，每歲於博羅城隍廟樹翔集，一春中不窠不雛，既去，他時亦不再至也。

鷓鴣

鷓鴣，隨陽越雉也。天寒則呿今。暖則對啼，啼必連轉數音。其飛必向日，日在南故常向南。而多云但南不北。雖復東西回翔，而命翮之始必先南翥。其志懷南，故謂之南客。飛數必隨月，正月一飛而止，十二月則十二飛而止。山中人輒以其飛而計月，人問何月矣，則云鷓鴣幾飛矣。早暮有霜露則不飛，飛必銜木葉以自蔽，霜露微沾其背，聲為之啞，故性絕畏霜露。一雄常挾數雌，各占一嶺，相呼相應以為娛。有侵其地者則鬬，獵以囮誘之，鷓鴣聞囮聲，以為據其丘阜也，亟歸與鬬，遂陷墮網中。其性好潔，以離竿粘之亦可得。畜久馴稚親人，然不鳴。鳴必在萬山叢薄中，鳴多自呼，其曰行不得也哥哥，聲尤淒切，聞者多為墮淚。古詩云：「山鷓鴣，爾本故鄉鳥。不辭巢，不別群，何苦聲聲啼到曉。」噫！亦古之羈人思婦所變者歟。

山鶘畫眉

山鶘青紫，畫眉紅綠，形色小異，而情性相同。畜之者雌雄必異其笯，異之則弄聲相喚，同則否。導之則其雄見雄，雌見雌，必隔笯而鬬，慮其雄其雌之為所奪也，同則否。鳥之最妒，鬬以色者也，鵪鶉則鬬以食者也。山鶘一名山鳥，其鐵腳者，眼赤而突者，善鬬，臆間有黑毛一片，圓小而長者善鳴。雄者尾長雌尾短，雄者音長雌音短。畫眉則兩眉特白，其眉長而不亂者善鳴，胸毛短者善鬬。欲其善鳴，以生雞子青調米飼之。欲其善鬬，以馬螳螂、蚱蜢兼嚼肉飯飼之。又必越兩日一浴，使毛衣光澤，身不生蝨，則其音流麗。二鳥皆然。然畫眉喜棲山，自調其聲，與岩石相應以自娛。山鶘喜棲水，自調其聲，與流波相應以自娛。畫眉尤善轉聲，轉轉不窮，如百舌然。山鶘稍不及。畫眉嘴爪最利，其鬬至三四百合，勝者羽毛不動，曼聲長引，以鳴得意。敗則羽毛蓬鬆，伏而無響矣。晝離之，夜必合之，合之則四翼相交，屈首垂尾，團團然雌雄莫辨。獨寐則畏寒而苦憶，不能久活。二鳥者，蓋伉儷之敦篤者也。陽春、東安人喜鬬此鳥及黃頭，購以重金，致有以駿馬易之者。美食雕籠，視若嬌子，家家皆有之。畫眉性燥，山鶘性靜，尤易畜。一名珊瑚，珍之也。予詩：「人家盡養珊瑚鳥」是也。翁源有畫眉村，以多畫眉鳥，故名，亦貴之也。自化州至石城，一路深林邃穀，畫眉尤多。予嘗過之，有詩云：

「野花含笑滿，山鳥畫眉多。」

翡翠

粵產翠羽，而人不珍，婦女不以為首飾。故語曰：「南海之羽，出疆始珍。」羽，翠羽也。其大者毛充貢，小者名水翠，宿食各占磯塘，自銜其毛。日浴水中，乃益鮮縟。美於山翠，一名魚翠，即鶺鴒也。大於燕，羽長寸餘，雄赤為翡，雌縹青為翠，合之色碧，是曰翡翠。翼尾俱十二條，以毳毛光明者為上，顏色暗者曰秋毛，次之。其生於深黎者，茂林峻嶺，人希得見。晴霽，日中始一出。小大僅侔梁燕，五色離披。人必積久探視，密羅其巢始獲之，是山翠也。取者又或俟其生子乃得。楊孚《異物志》云：翠鳥先高作巢，及生子，愛之，恐墜，稍下作巢。子生羽毛，復益愛這，又更下巢也。予詩：「雌青雄赤是魚師，日夕清波浴不遲。低處為巢因愛子，花工捕向月明時。」

紅翠

羅浮有紅翠，每更則鳴，響徹山谷。日出時，碧雞先鳴，則紅翠、山鷄鸃以次相應。白樂天詩：「紅翠數聲瑤室靜。」予詩：「紅翠碧雞知客至，相迎直至玉溪陽。」鄺露云：羅浮有天雞，朱冠錦尾，天晴則回翔又舞。凡天雞鳴而潮雞鳴，潮雞鳴而家雞鳴。天雞者，碧雞也。語云：「天雞知日，潮雞知潮。」

鷦鷯

鷦鷯，詩所謂桃蟲也。因桃蟲而變，故其形小，性絕精巧。以茅葦羽毳為房，或一或二，若雞卵大，以麻發懸係樹枝，雖大風雨不斷。一名巧婦鳥。久畜之，可使為戲及占卦，名和鵠卦。其身小，又曰相思，亦曰想思仔。仔者，小也。相思者，身紅黑相間如紅豆。紅豆者，相思也。予有《楊柳枝詞》云：「山禽最小是相思，隱花枝，釵頭偷立已多時，未曾知。郎處不須紅豆子，殷勤寄，雙雙取得係紅絲，到天涯。」

比翼鳥

比翼鳥，一名鶼鶼，背青腹赤，一翼一目，相比而飛。《水經注》云：林邑有比翼鳥，不比不飛，其名歸飛。終日自呼，一名蠻蠻。《山海經》：崇吾之山，鳥曰蠻蠻，如鳧，一翼一目。即鶼鶼也。蠻亦作　　。予有《代閨人寄遠曲》云：「鶼鶼一赤一青衣，比翼

多年在翠微。南海有禽皆不北，如何夫婿不歸飛。」

花燕

雷州西湖，每夜有紫燕數萬巢荷花中，州人呼曰花燕。予為謠曰：「燕燕燕，飛入荷花尋不見。荷花落盡燕無依，歸去猶銜花一片。明年花發莫東西，還向荷花深處棲。人間不似荷花好，莫使空梁有燕泥。」

石燕

石燕，產西樵岩穴中，大如乳燕，足生翼末，山人小兒羸瘦，取食之。諺曰：「嬰兒瘦，探石鷇。」香山有山燕，黑而健疾，衆鳥畏之，隼也。

青鵻

青鵻狀如鴿，青色，喜食橄欖烏者，囫圇吞之，肉爛乃吐其核，一名橄欖鵻。秋深自粵西來，春半乃去。宿則倒懸一足樹杪。弋得之，肉厚味腴。其生於檳榔林者曰檳榔鵻，喜食檳榔之未熟者，性亦相類。山歌云：「多謝青鵻鳥，檳榔要與郎。寧食我橄欖，莫食我檳榔。」又云：「青鵻且莫來，檳榔猶未熟。莫食檳榔青，寧食檳榔肉。」瓊人謂檳榔之未熟者曰檳榔青，熟者曰肉子檳榔。肉亦作玉。瓊人嗜食檳榔青，故云。

四雀

四雀，一曰吉吊雀，狀如鴝鵒而大，青首翟翮，其名自呼曰兜兜，一名兜兜雀，產東莞大奚山中，其出則風。一曰玄鉤雀，產高明粟砦山中，其鳴則雨。予詩：「鳥鳴山雨至。」一曰倒掛雀，產瓊州，有風則倒掛，無風則否。予詩：「風來禽倒掛。」一曰鉤割雀，四五月夜半向東飛鳴，如雲鉤割則年豐，鉤鉤割則年必歉。

諸雞

嶺南多珍鳥，予少時嘗喜畜養。有詩云：「仙禽亦有白鸚鵡，頂上一花蓮倒垂。么鳳可憐毛太綠，畫眉亦自白雙眉。」又云：「花裏青雞與錦雞，青鸞亦共白鸝棲。青雞頂上丹砂好，來自朱明洞以西。」青雞比秦吉了稍大，尾長，頭上一點如丹砂。錦雞一曰鷄

鸃，山雞也。其冠甚小，背有黃赤文，綠頂紅腹，每照水即舞，目眩而死，其照鏡亦然。有碧雞，似孔雀而小，足重距，背連錢文，色碧，一名越王山雞。《六帖》云：羅浮有碧雞，群飛絕巘，或獨鳴空林，曰先顧先顧。予嘗於浮山見之。每當日出，則碧雞先鳴，山中人乃以為天雞云。凡雞皆天雞也，雞為積陽，南方之象，故陽出而雞鳴，以類感也。陽為天，故曰天雞。謂日中有天雞者，蓋日出於卯，卯之屬為兔，而兔之宅在月中，月出於西，西之屬為雞。而雞之宅在日中，蓋雞以金為質，以木為氣，木中有火，則日之精也，金中有水，則月之精也。嶺南陽明之地，乃雞之宅，故多錦雞、青雞之屬。其似雉而尾長三四尺者為鸐雞，似鸐而尾長五六尺，能走且鳴者為鷮雞。有金雞，項鬃毛純黃，身紅黃雜有文采，目微色白。有金錢雞，通身作金錢如孔雀尾，足四距。有翻毛雞，翮翎皆翻生，彎彎向外，尤馴狎。有客雞，狀如雞而五采，出則歲穰。有真珠雞，體有珠點文，能反哺，亦曰孝艸鷮。每春夏天晴氣爽，則鼓翅而舞，口中微出物如錦綺，長數寸，漸長覆胸，燦然眩目，頃之漸收入喉中，剖之無所有也。大如鴝鵒，頭頰似雉，有錦囊在臆前，大如斗許，具五色，一名錦帶功曹，一名吐綬，亦曰綬雞。楊慎云：綬雞曳彩而駢羅，能辟火災。有竹雞，形如鷓鴣，褐色斑赤文，居竹林中，見儔必鬬，以囮誘其鬬，網之。性好啼，啼曰泥滑滑，白蟻畏之。諺曰：「家有竹雞啼，白蟻化為泥。」有鵾雞，類雉而大，黃黑色，有毛角如冠。性愛其黨，有被侵者，直往赴鬬，雖死猶不置。食之令人勇健。有鶺雞，食於田澤洲渚間，大者如鶴，青蒼色，長頸高腳，群起飛鳴則有雨，一名雨落母，亦曰麥雞。有蘆雞，亦曰茅雞，生陽江山谷中，狀如鵲而身微赤，晴呼則雨，雨呼則晴。有石雞，特小，亦曰潮雞，潮長則鳴，其聲長而清，有如吹角。李德裕詩：「三更津吏報潮雞。」予詩：「雞聲若吹角，知是海潮來。」又云：「海氣夜成潮，潮雞唱泬寥。」有西洋雞，短足昂首，毛片如鱗，與孔雀彷佛。有鬱雞，可療鬱病。有豁雞，雞頭而烏喙，色黃，腹毛純黑，尾長下垂，鳴聲豁豁。性嗜蛇，人捕食之，能治骨節折傷。其哺子時，取雛折其兩足，乃以蛇飼之，三日即復，屢折屢復。有白臉雞，即春魂鳥也。有鵗雞，似青雞而高大，頂有兩角。有長鳴雞，晝夜長鳴，鳴聲甚長。有英雞，狀如雞而雉尾，體熱無毛，腹下毛多赤，飛翔不遠，常食碎石英，秋時即無之。有火雞，大如鸛，多紫赤色，能食火，吐氣輒成煙焰，出滿剌加國，春夜先雞而鳴，粵間有之。有駝雞，高三尺許，花冠翠羽，背有雙峰，似駝，肉鞍可乘，能食鐵石，近有獻於京師者。或詠之曰：「廣南異物進駝雞，錦背雙峰一寸齊。隻道紫騧來絕塞，雞林元在大荒西。」一名錦駝雞。此皆雞之族也。青鸞即烏鳳，狀如喜鵲，色紺碧鬃，頭有冠，類雄雞，尾垂二弱骨，各長一尺四五寸，及杪始有毛羽一簇，若垂旄而秉籧然。鳴聲清越，恍惚笙簫度曲，妙合宮商，又能為百蟲音。

鸏

鸏　　，一名越王鳥，大如孔雀，有黃白黑色，喙長尺許。羅山疏云：越王鳥，其狀如鳶。口句末可受二升許，南人以為酒爵，珍於文螺。不踐地，不飲江湖，不啖百草，不餌蟲魚，惟噉楓楠諸木葉，故其糞香似薰陸，山人以為香末，又治雜瘡。其名一曰象雕，亦曰越王雕，言其大也。有詠者云：「山鳥狀如人。」謂此。予詩：「蝴蝶仙人服，鸏越客杯。」又云：「糞香越王鳥，餐火外蠻雞。」

鴨

廣州瀕海之田，多產蟛蜞，歲食穀芽為農害，惟鴨能食之。鴨在田間，春夏食蟛蜞，秋食遺稻，易以肥大，故鄉落間多畜鴨。畜鴨有埠，埠有主，以民有恒產者為之。凡鴨食人田稻，責之埠主，埠主責之畜鴨民，按名以償，無有敢為暴者。秋獲時，鴨價甚賤，佃戶納租，必以鴨副之。然皆海鴨，滋味腥不美。美者山鴨。故南雄煙鴨特重，次則從化所產。

寶鴨

寶鴨，似鳧而小，頭有綠毛，身文采，鴛鴦之屬也。一種名琵琶鴨，與相類，皆池塘之玩。漁歌有云：「琵琶洲上琵琶鴨，一樣鴛鴦兩樣看。」

野鴨

野鴨，比家鴨稍小，色雜青白，背上頗有文，短喙長尾，卑腳紅掌，性肥而耐寒，常入水取白蜆食之，又名蜆鴨。重陽以後立春以前最可食，大益病人。予詩：「十月南風白蜆肥，紛紛水鴨掠船飛。」一名水鴨，其有冠者曰冠鳧，或謂石首魚秋時所化。

柗鳧

柗鳧，棲息柗上，四會、廣寧間有之，蓋野鴨之類。《尸子》云：「野鴨為鳧，家鴨為鶩。」《爾雅》云：「鴨為舒鳧。」以其喜在柗間，故名柗鳧。其隨潮下上者曰潮鳧，亦曰信鳧。

靈鵝

從化有靈鵝，狀如水鵝，每至夜中則鳴，鄉落無更鼓，多以為候，謂之鵝更。

淘鵝

淘鵝，即鵜鶘也，曰逃河者，淘鵝之訛也。陽江人則謂水流鵝云。其大如鵝，能沉水取魚，或竭小水取魚。頤下有皮袋，嘗盛水二升許以養魚，隨水浮遊。每淘河一次，可充數日之食。漁童謠云：「水流鵝，莫淘河。我魚少，爾魚多。竹弓欲射汝，奈汝會逃何。」

鴉

昌化無喜鵲，感恩無鴉。儋州有烏鴉能食火，每銜火置人屋上，以翅煽焚，則群鳴飛舞。其名火鴉，居人多以食物禳之。

鶴鶉

鶴與鶉其形相似。鶴色黑無斑，始由鼠化，終復為鼠，夏有冬無。鶉毛有斑黠，始由蝦蟆黃魚化，終以卵生，四時常有。今通呼為鶴鶉矣。番禺獅子里多鶴鶉，其價頗貴，鬬者率以此為良。張網田中，以犬驚而得之。其麻翼黑爪而足高者雄也，黃眼赤嘴而足卑者雌也。其夫鬬也，使童子左握其雄，右握其雌，時時在掌出入不離。又處之於囊，以盛其氣，沃之於水，以去其肥。其將鬬也。則注以金錢，誘以香粟，拂其項毛，兩兩迫促，於是奮怒而前，爪勾喙合，灑血淋漓，尚相抵觸。鬬之既酣，勝者與祿。此戲傳自嶺內，今廣人皆以此為事。而潮人有鬬鵝之戲。鵝，力鵝也，重者三四十斤，鬬時以咬眼為上，咬舌次之。

鴿

鴿之高下在目。目有黑底天青者，黑底插黃者，黃油白氣者，焦油者，以此四種為上。其睛清而深，有重暈，以日照之，精光四閃，暈邊復有血粒，如石榴子，則極聰慧者矣。其頭宜小，尾宜短，翼宜與尾齊。翼與尾齊則飛高，飛高則可免鷹擊之患。故鴿之佳者，價之重輕與金等。翼凡大毛十二莖，每出穀至二三月則調毛，四調五調六七調曰初王，則可用，調至十一十二則老。調者何？脫其胎毛更生新者，故曰調。廣人有放鴿之會。

歲五六月始放鴿，鴿人各以其鴿至，主者驗其鴿，為調四調五調六七也，則以印半嵌於翼，半嵌於冊以識之。凡六鴿為一號，有一人而印一二號至十號、百號者，有數人而合印百號者。每一鴿出金二錢，主者貯以為賞。放之日，主者分其二，一在佛山曰內主者，一在會場曰外主者。於是內主者出教，以清遠之東林寺為初場，飛來寺為二場，英德之橫石驛為三場，期以自近而遠。鴿人則以其鴿往，既至場外，主者復印其翼，乃放鴿。一日自東林而歸者，內主者驗其翼印不謬，則書於冊曰：某日某時某人鴿至。是為初場中矣。一日自飛來而歸，一日自橫石而歸，皆如前驗印，書於冊，是為二場。三場皆中，乃於三場皆中之中，內主者擇其最先歸者，以花紅纏係鴿頸，而觴鴿人以大白，演伎樂相慶。越數日，分所貯金，某人當日歸鴿若干，則得金若干。有一人而歸鴿數十者，有十人千鴿而隻歸一二者。當日歸者甲之，次日歸者乙之。是為放鴿會。

鴿之大者曰地白。廣州人稱鴿皆曰白鴿，不曰鶉鴿。地白惟行地不能天飛，故曰地白。人家多喜畜之，以治白蟻，亦以其多子可嘗食。其子每四十日一乳，乳時雄者餐米至咽，米成漿液，乃吐出以喂其子。雌復受孕。性絕淫，雌嘗乘雄，故多乳。富者畜至數百頭，惟所指使，以穀令就掌飼之。予詩：「家餘地白糧。」又曰：「地白有糧多哺鷇」。鷇，方言曰鬬，一乳則為一鬬。鬬者，鷇音之訛也。又鬬者，窠也，乳子一窠曰一鬬也，人臥處亦曰窠鬬也。又鬬，古作豰。

焙鴨

廣州每北風作，則鹹頭大上，水母、明蝦、膏蟹之屬，相隨而至。鹹積於田者，其泥多半成鹽。鴨食鹹水而不肥，又鹹多則稻無孫，鴨不得以為食，乃益不肥。予詩：「北風吹獲後，鹹早稻孫稀。」又云：「今年鹹水少，鴨食稻孫肥。」故歲北風少作，則鹹頭小而鴨肥且多。廣人善焙鴨，以鴨卵五六百枚為一筐，置之土墟，冒以衣被，環以木屑，種火文武其中。卵小溫，則上下其筐而更易之，晝夜凡六七度，至於十有一日乃登之床。床第亦以衣被覆藉，時旋減之。通一月，而雛孳孳啄殼出矣。雛稍長大為子鴨。當盛夏時，廣人多以茈薑炒子鴨，雜小人面子其中以食。茈音紫。《上林賦》：「茈薑蘘荷。」《四民月令》：「生薑謂之茈薑。」張揖云：茈薑，子薑也。諺云：「老薑蒸牛，子薑炒鴨。」鴨至秋深，乃以船載至沙田食稻。稻熟農必齊獲，獲稍遲，往往為鴨所食，農頗苦之。

白頭公

白頭公者，似瓦雀而尾稍長，頭有白毛，五更鳴啁啾可聽。予詩：「春來催早起，最是白頭公。」

江鷗

江鷗，在漲海中隨潮上下，常以三月風至，乃還洲嶼，頗知風雲。若群飛至岸，渡海者輒不敢渡。